
D 12
3762
4

D12
3762
4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通韻○賦也○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本韻○興也下同○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本韻

小序謂美秦仲劉公瑾疑爲美襄公無有

木下中也氏 1991 贈 寄
91-1094

定也小序謂下篇爲美襄公故此云美秦仲以其爲秦風首耳其臆測亦可見

僞說謂襄公爲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以詩中有並坐字謂臣不當與君並坐也然亦武斷何玄子謂鼓瑟者並坐亦非語氣意或草創之時君臣習狎容有之耶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本韻○賦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人拔則獲本韻○遊于北園四馬既閑本韻輶車鸞鑣載猃歇驕本韻

小序謂美襄公然未知爲何公其曰媚子從狩恐亦未必爲美也

歇驕依舊解作犬名爲是若作歇其驕解非古人語氣秦風諸詩多慓悍自喜之意洵乎言乃心之聲也

駟鐵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收五梁梁輈本韻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舋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本韻○賦○四牡孔阜六轡在手本韻騏駵是中騏騮是驂本韻龍盾之合

鋈（騣、鑾、飾）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本韻）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本○叶韻）俴駟孔羣（承上、龍、盾、二句韻、言、矛）鋈錞（盾）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本韻）

序謂美襄公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一詩作兩義非也僞傳謂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意近是（何玄子曰襄公當幽王時爲西垂之大夫未爲諸侯也而所遣者亦大夫耶此駁非大夫之臣亦可稱大夫也）鄒肇敏曰凡勞詩或代爲其人言或代爲其室家言而此詩言念君子則襄公自念

其臣子予初亦疑厭厭良人爲婦目夫之詞以孟子其良人出唐風如此良人何證之殆合然黃鳥哀三良亦曰殲我良人雅之桑柔亦曰維此良人作爲式穀何也若爲室家代述則種種軍容固無煩如此覩縷耳何玄子曰先秦之世良人爲君子通稱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亦謂良人君子也二說皆通

二章　戎車爲駟馬兩服兩驂上章言兩服曰

騏驎此章曰騏驒驒即馬異特變字耳故騏字不變也何玄子曰爾雅謂驒白駁蓋馬有駁色有白色故曰駁上章曰駁因其白之在足也此章曰驒因其驒之在體也亦有理○三章鏤膺補傳曰鞹以虎皮爲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嚴氏曰此首言虎鞹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鞹二弓竹閉緄縢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爲彼鉤膺也補傳爲長二說皆是寫軍容之盛細述其車馬器械制度刻琢

典奥于斯極矣漢賦迴不能及言念君子以下忽又爲平淺之音宕淡之句一篇之中氣候不齊陰晴各異宜乎作序者不知之以爲兩義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迴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此四句一句一韻本韻迴字下同○興也○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本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本韻

此自是賢人隱居水濱而人慕而思見之詩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遡洄遡游兩番摹儗所以寫其深企願見之狀于是于上在字加一宛字遂覺點睛欲飛入神之筆上曰在水下曰宛在水愚之以爲賢人隱居水濱亦以此知之也集傳曰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詩明先爲皆不可得何耶如此粗淺文理尚不知詩旨且知追言其他既昧詩旨且使人不見詩之妙可歎哉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本韻也下同○興○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本韻

小序謂戒襄公按此乃美耳無戒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本韻臨其穴惴惴其慄本韻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本韻○興也

下同○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本韻臨其穴惴惴其慄彼
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
虎百夫之禦本韻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
之爲之賦黃鳥見文六年左傳
集傳云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
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于壙其罪有所歸矣

其言蓋本之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
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于魏顆矣
子由又本之于瞻其過秦穆公墓曰穆公
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按
詩三章明言穆公又左傳曰秦穆公之不
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鄭氏曰從死自
殺以從死孔氏曰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
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
之過此唐以上人所論知此偏是宋人有
此深文何也其意以穆公尚爲賢主康公

庸鄙故舉而歸其罪不知從死乃秦戎狄之俗非關君之賢否也何必爲穆公回護而歸罪康公哉朱又執臨穴惴慄之詞爲康公迫死鄭氏則以爲三人自殺其臨穴惴慄爲秦人視其壙語今平心按之其事出于穆公之命三人自殺要皆不得已焉耳豈樂死哉卽使臨穴惴慄亦自人情不必爲之諱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駮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本韻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本韻○興○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弗樂本韻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本韻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謂刺康公棄其賢臣此臆測語集傳屬之婦人亦無謂僞說謂秦君遇賢始勤終怠稍近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本韻○興○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

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本韻○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本韻

小序謂刺用兵無刺意集傳倣之謂秦俗強悍樂于戰鬬詩明有王于興師之語豈可徒責之秦俗哉觀其詩詞謂秦俗強悍樂于用命則可矣僞傳說謂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此近是然不必云周人也犬戎殺幽王乃周人之仇秦人言之故曰同仇子指周人也

首二句毛傳謂興是取下與子同之意也

如以爲賦則夾雜矣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本韻○賦也下同○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本韻

秦康公爲太子送母舅晉重耳歸國之詩小序謂念母以悠悠我思句也未知果然否大序謂卽位後思而作尤迂

增悠悠我思句情意悱惻動人往復尋味非惟思母兼有諸舅存亡之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居、渠、食、餘、嗟、乎、本韻○下同）句

不承權輿（本韻也下同）○賦○於我乎每食四簋今（單、承、上、食）

也每食不飽（本韻）于嗟乎不承權輿

此賢者嘆君禮意寖衰之意

一章先言居再言食卽適館授餐意二章

單承食言由無餘而至不飽條理井然其

每食四簋句承上接下在有餘無餘之間

可以意會初不有礙其上一言居下皆言

食者以食可減而居不移故也又夏屋渠

渠句卽藏食有餘在內故是妙筆自鄭氏

不喻此意以夏屋爲食具近世楊用修力

證之謬也然卽知夏屋之非食具而知此

詩意之妙者鮮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本韻賦也下同）○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

其鷺羽（本韻）○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

值其鷺翿（本韻）

此詩刺游蕩之意昭然小序謂刺幽公恐子字未安毛傳謂子爲大夫不與序同然具此樂舞自屬君大夫之例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本韻○賦也下同○穀旦于差南方之原此句不用韻不績其麻市漢王符潛夫論作女也婆娑本韻○穀旦于逝越以鬷蹝本韻視爾如荍貽我握椒韻本

大序謂男女淫荒是寬泛語何玄子謂陳風巫覡盛行似近之蓋以舊傳大姬好巫而陳俗化之婆娑舞貌巫者必舞也漢王符潛夫論曰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覡鼓舞事神以敖誑細民云云足證詩意又按其于市作女亦疑是蓋市也二字未順而上既云南方之原又云市亦重疊若果爲女字則上子仲之子當爲男是爲男巫言男既婆娑女也婆娑女也不然兩婆娑亦疊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倒文本韻○賦也下同○豈其食魚必河之鮪豈其取妻必

齊之姜本韻○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
必宋之子本韻
此賢者隱居甘貧而無求于外之詩一章
甘貧也二三章無求也唯能甘貧故無求
唯能無求故甘貧故一章云可以卽豈其
必之意也二三章云豈其必卽可以之意
也一章與二三章詞異意同又因飢而言
食因食而言取妻皆飲食男女之事尤一
意貫通
樂飢毛傳云樂道忘飢集傳云玩樂忘飢

皆添字非鄭氏以樂作藥意與療同撰字
更武斷且飲水果可以療飢乎大抵皆不
知古文有倒字法也倒字趁韻爲多樂飢猶飢樂
謂雖飢亦樂也猶孔子蔬食飲水曲肱而
枕樂亦在其中之意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本韻
○興也下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
與晤語本韻○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
可與晤言本韻

玩可以可與字法疑卽上篇之意取妻不必齊姜宋子卽此淑姬可與晤對咏歌耳又是上篇注腳所謂可以卽豈其必之意是矣

晤本訓明今毛傳曰遇也鄭氏曰猶對也孔子曰釋言遇偶也是遇亦爲對偶之義與鄭同按此雖皆非確義然亦可通集傳云晤猶解也則無此理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本韻

○興也下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本韻

此詩未詳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本韻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本韻○比而○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本韻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本韻

小序謂刺陳陀是觀詩中云夫云國人則爲國君之事而非民間之事矣蘇氏曰陳

陀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
陀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
陀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亂是以
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智不及其後故以墓
門刺焉夫指陳陀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
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誰爲此乎可謂善
說此詩矣集傳以誰昔爲疇昔大謬
一章墓門有棘必須斧以斯之以比國有不
良必須去之○二章鴞止于梅亦比佗之在
國也歌以訊之非別有歌意卽此詩也予

不顧猶不顧予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本韻
○此而賦也下同○中堂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
心焉惕惕本韻
小序謂憂讒賊大序以陳靈公實之不知
是否
朱鬱儀解每章首二句曰水隄曰防陵霄
曰苕鵲巢于木不于防苕生于下濕不于
丘唐中非甓所也鷊謂綏草亦生下濕非

邛之所產也此說似通何玄子以鵲爲烏名亦近是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賦也

下同○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

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

本章皆同韻○三韻兮

自小序以來皆作男女之詩而未有以事實之者朱鬱儀以爲刺靈公之詩何玄子因以三章舒字爲指夏徵舒意更巧妙存之

似方言之聲牙又似亂辭之急促尤妙在三章一韻此眞風之變體愈出愈奇者每章四句又全在第三句使前後句法不排蓋前後三句皆上二字雙下一字單第三句上一字單下二字雙也後世作律詩欲求精妙全講此法

月出三章章四句

先作問者信辭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本匪適株林從夏南賦

再答以疑辭下同○駕我乘馬說于株本辭妙絕于株本韻

答以信辭不韻更露夏南字仍若疑也乘我乘車朝食

刺陳靈公淫于夏姬之詩

設問胡爲乎株林從夏南乎曰匪適株林從夏南也他適耳然見共駕我乘車以舍于株野且乘我乘車以朝食于株則信乎其適株林矣但其從夏南與否則不得而知也二章一意意若在疑信之間辭已在隱躍之際詩人之忠厚也亦詩人之善言也

集傳云蓋淫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之言詩人之忠厚如此按夫死從子夏姬在子家言夏姬則必言夏南此定理也詎以是見詩人之忠厚哉

首章詞急迫次章承以平緩章法絕妙曰株林曰株野曰株三處亦不雷同說于株野朝食于株兩句字法亦參差短章無多能曲盡其妙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本韻○與也下同○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

悁悁本韻○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本韻

序謂刺時男女相悅集傳謂與月出相類但詩云傷如之何云涕泗滂沱苟男女相念奚至于此是必傷逝之作或謂傷泄冶之見殺則興意不合未詳此詩之旨也陳詩十篇集傳以爲淫詩者六既誤解鄭聲淫豈陳聲亦淫耶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本韻○賦也下同○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本韻○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本韻

小序謂大夫以道去其君以思中豈不爾思句也大序謂君好絜其衣服則執泥矣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鄶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此詩云逍遙翱翔近之矣

三章日出有曜陸農師曰言日出有曜然後

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也而反以燕游
又與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異矣亦新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人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慘慘兮（此句下、章下、無本韻）賦也
下同無、本韻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
一本韻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
小序謂刺不能三年舊皆從之無異說今
按之其不可信者十時人不行三年喪皆
然也非一人事何必作詩以刺凡衆之人
于情理不近一也思行三年喪之人何至
于勞心慘慘以及傷悲蘊結之如是此人
無乃近于杞人耶二也玩勞心諸句與子
同歸諸句必實有其人非虛想之辭三也
舊訓庶爲幸是思見而不可得設想幸見
之也既幸見之下當接以我心喜悅之句
方合今乃云悲傷何耶四也喪禮從無素
冠之文毛傳云素冠練冠也鄭氏不以爲
練冠而以爲縞冠孔氏曰鄭以練冠者練
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
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據玉藻縞冠素

紕既祥之冠也爲說觀此則毛鄭已自齟
齬然鄭爲縞冠亦非也玉藻縞冠素紕間
傳鄭注云黑絲白緯曰縞此何得以素冠
爲縞冠乎玉藻鄭註云紕緣邊也此何得
以素紕爲素冠乎五也喪禮從無素衣之
文毛傳曰素冠故素衣混甚鄭氏据喪服
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爲說曰
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
也按朝服緇衣素裳禮無其文乃鄭自撰
以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以

爲韠從裳色故知素裳然則士冠禮止言
素韠非言素裳也即使爲素裳非言素衣
也何得明改詩之素衣以爲素裳乎六也
喪禮從無素韠之文孔氏曰喪服斬衰有
衰裳絰帶而已不言有韠檀弓說既練之
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
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可爲明
證七也且鄭之解素衣素韠唯据小記除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朝服爲說其
于素衣素韠既已毫不相涉且朝服吉服

也小記不過言祥祭之日得以借用其服非朝服爲祥祭之服也安得以朝服惟爲祥祭之服而言此詩爲祥祭服耶可笑也八也曰小記之說本以成喪對殤喪言此期功之喪皆是非言三年也誤而又誤九也不特此也詩思行三年之人何不直言齊衰等項而必言祥後之祭服如是之迂曲乎則以上亦皆不必辯也十也而素冠等之爲常服又皆有可證者素冠孟子許子曰冠素又皮弁尊貴所服亦白色也素衣論語素衣麑裘曹風麻衣如雪鄭云麻衣深衣也鄭風女子亦著縞衣古人多素冠素衣不似今人以白爲喪服而忌之也古人喪服唯以麻之升數爲重輕不關于色也素韠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又于皮弁服云素積緇帶素韠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則又不必言矣

此詩本不知指何事何人但勞心傷悲之詞同歸如一之語或如諸篇以爲思君子可以爲婦人思男亦可何必泥素之一字

遂迂其說以爲刺不能三年乎素冠者指所見其人而言因素冠而及衣韠卽承上素字以衣韠爲擬韻不必泥也棘人其人當罪之時易坎六爻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是也欒欒拘攣之意若如舊解以棘訓急孔氏謂急于哀戚甚牽強至以欒欒爲瘠貌尤不切合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本韻○比○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本韻也下同）

序謂疾恣思無情慾者解者因以天爲少無知爲無妃匹之意殊牽強集傳謂政繁賦重人不堪其苦然何爲怨及家室乎家室明是指妻乃以無家爲無累豈非飾辭乎

愚意此篇爲遭亂而貧窶不能贍其妻子之詩指萇楚而比之不能如彼之無知無家室之累也以正意論無知是無家室前

一層意正意在無家室上以比意論無知指萇楚又爲正意而無家室則寓言耳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起、得、諰、忽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弔本韻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吊本韻也○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本韻兮匪、風、玫、絕、勝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弔本韻也○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本韻兮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弔本韻也○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弔本韻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本韻興也○

小序謂思周道是辨說謂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遼遲耳然西歸好音之說爲何

三章首二句是興乃覺其妙或以爲比若烹小鮮出于老子不應先有之且意味亦酸腐矣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本韻興也○下同○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本韻○蜉蝣掘閱麻、實、指、麻、言、奇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本韻

大序謂刺昭公第以下篇刺共公此在共

公前也或謂刺共公或謂刺曹羈皆臆測
大抵是刺曹君奢慢憂國之詞也
掘閟朱鬱儀曰管子云掘閟得玉是閟穴
字通也麻衣鄭氏謂深衣是也古禮服喪
服布皆是麻未有木棉也吉凶唯以升數
爲別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本韻
○興○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其服本韻興也○○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

子不遂其媾本韻興也○○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本韻比也

大序謂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按左傳
僖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三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遂執曹伯襄以畀宋人卽共公也序不言
傳文者示其爲在傳之前也然曰共公則
用傳明矣

一章毛傳謂候人爲賢者似鹵莽或謂候人
卽在三百赤芾之中然詩明有兩彼字亦

非按此亦興意言彼候人尚何戈與祋任其職則必供其事彼三百赤芾者何爲耶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本韻兮也○鳲鳩在桑其子下同兮前後言處此實寫本韻）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本韻○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韻從上言儀卸出未本句○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未句本韻

小序謂刺不壹詩中純美無刺意或謂美振鐸或謂美公子臧皆無据唯何玄子謂曹人美晉文公意雖鑿頗有似處今錄而存之曰左傳晉文公爲公子時出亡過曹曹伯不禮焉及卽位伐曹執曹伯以畀宋人事在僖二十九年于是周襄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遂盟諸侯于踐土十月晉侯有疾曹伯之監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云云公悅乃復曹伯此詩之作蓋在曹伯復國之

後其取興于鳲鳩者以鳲鳩養子均平頗文公之待曹國與他國無異也尊之爲鳲鳩而自居于子者亦猶文王之時大邦畏力小邦懷德皆怙文王如父也其曰正是四國則亦唯晉爲盟主始足當之襄王策命中所謂以綏四國是也愚按曹爲蕞爾國凡詩四篇前後三篇氣象皆衰颯不振不應此篇獨爲盛美贊頌之辭又正是四國及胡不萬年等句皆近頌天子語曹君安得有此今何氏謂頌晉文頗覺脗合蓋

其時小國于羈主尊之若天子與

鳲鳩四章章六句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本韻。比而賦也下同○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本韻○列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本韻○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本韻之

此曹人思治之詩大序必謂共公時無據四章郇伯爲文王子曹人必不遠及之是必其後人亦爲郇伯者然不可考其世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崇慶彭舉校

詩經通論卷八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豳

豳風者何七月一篇也何以繫于諸風之末蓋豳風志王業之本雖爲王業之本然既不可入于周召又不可雜于諸國故繫于末也猶之繫商頌于周魯之後之意然何以不入雅其體爲風非雅也故不入雅也自餘爲周公之詩與豳無與而同爲豳

風者何蓋二南之詩以二公未封前之地而名非周公召公之謂也則周公之詩未可盡入周南又其體爲風不可入雅又周公未之國不可以名魯風故附于豳風之後以豳風惟一篇合之可當一國之風云爾此豳風之大旨也或謂豳公爲諸侯故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美刺成王故不得入成王之正雅或謂周公居東都思先公憂勞民事比敘已志而作鴟鴞以下亦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或謂周公以冢宰攝政作豳風一篇以戒成王後人因取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附焉諸說皆所不取又或謂君臣相誚不得爲正故爲變風居變風之末言變之可正尤非又或妄以豳雅豳頌爲言或因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或因謂本有豳雅豳頌而亡之或因謂七月全篇其爲風雅頌隨事而變其音節或謂雅頌之中凡爲農事皆可冠以豳號並邪說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時、下、同。本、同。去、十、言、一、二、奇。）

韻一之日觱發二之日

栗烈本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本韻三之日于耜本韻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以○一○二韻為○三○四奇

本韻○賦○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本韻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本韻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地物下同○一句○又女一句○隱○二○月妙○絕

歸本韻○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本韻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本韻七月鳴鵙八月載績本韻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本韻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本韻八月其穫十月隕蘀本韻一之日于貉本韻取彼狐狸為公子裘本韻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本韻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本韻○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本韻八月剝棗十月穫稻本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本韻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本韻○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本韻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本韻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本韻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本韻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俗、始、終、循、備、寒、此、補、備、暑、妙本韻）○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韻本）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本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鄭○重○訛○純本韻）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本韻）

小序謂陳王業大序謂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皆非也豳風與周公何與以下有周公詩及爲公咏之詩逐以爲周公作此揣摹附會之說也周公去公劉之世已遠豈能代寫其人民風俗至于如是之詳且悉耶篇中無言后稷事大序

及之尤無謂集傳皆誤承之

一章首章以衣食開端七月至卒歲言衣三之日至末言食衣以禦寒故以秋冬言之十一月至二月此四月農事則以春言之十一月至二月此四月篇中皆以日爲言殊不可曉愚意只是變文取新非有別義吾見求其義者既無確論反因是以失詩之妙可歎也集傳云周之先公已用此以記候故周之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其言尤不可解○二章蘩毛傳云白蒿也所以生蠶非謂蠶睍也集傳

謂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幾曾見蠶啖白蒿來彼講格物之學者有此格物否公子幽公之子乃女公子也此採桑之女在豳公之宮將隨女公子嫁爲媵故治蠶以備衣裝之用而于採桑時忽然傷悲以其將及公子同于歸也如此則詩之情境宛合從來不得其解且寫小兒女無端哀怨最爲神肖或以爲春女思男何其媟慢或以爲悲遠離父母又何其板腐哉

○三章蠶月三月也亦變文取新猗孔氏曰猗也低小之桑不斬其條但就樹以採其葉是也集傳謂取葉存條曰猗本蘇氏諺公子裳說見上○四章此章言取獸爲裘首章言無衣無褐蠶桑以爲衣取獸爲裘亦兼爲褐意于貉猶上下之于耜于茅先言于貉者往取貉也鄭氏謂搏貉以自爲裘狐狸以共尊者是也集傳曰貉狐狸也不惟貉非狐狸狐與狸亦別稚子皆知乃以貉狐狸三者爲一物有此格物否且若曰往取狐狸又曰取彼狐狸亦無此重疊文

法也爲公子裘應上爲公子裳○五章此章
主言時寒以見其改歲入室之俗又因衣
褐之餘而及之也言時寒皆于物類上見
五月斯螽已動股矣六月莎雞已振羽矣
七月猶在野八月則已依人之宇下九月
依人之戶內十月蟋蟀且入我之牀下矣
以見豳地孟冬蚤寒如此五六七八九十
月六句一氣直下文義自明首言斯螽莎
雞末言蟋蟀中三句兼三物言之特以斯
螽莎雞不入人牀下惟蟋蟀則然故點蟋

蟀于後古人文章之妙不顧世眼如此然
道破亦甚平淺第從無人能解及此則使
古人平淺之文變爲深奇矣鄭氏曰自七
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笨
伯哉後人皆從之且有今世自詡爲知文
者謂七月三句全不露蟋蟀字于下始出
以爲文字之奇則又癡叔矣羅願曰莎雞
鳴時正當絡絲之候故豳詩云六月莎雞
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也此
又以七月三句單承莎雞言益不足與論

矣集傳曰斯螽莎雞蠐螬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按陸璣云斯螽蝗類長而青或謂之蚱蜢莎雞色青褐六月作聲如紡絲故又名絡緯今人呼若夫蠐螬則人人識之幾曾見三物爲一物之變化乎且月令六月蠐螬居壁詩言六月莎雞振羽二物同在六月經傳有明文何云變化乎依其言則必如詩五月之斯螽六月變爲莎雞七月變爲蠐螬整整一月一變乃可世有此格物之學否豳詩皆夏正十月曰改歲者以冬成也今人于孟冬便有徂年傷暮之思古今一也集傳引呂氏說亦非○六章

叔當訓收聲之轉也○七章上入執宮功治邑居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也集傳謂二畝半爲廬在田二畝半爲宅在邑非辨見孟子五畝之宅下索繩索也綯爾雅絞也索綯猶云綯索亦倒字法集傳曰索絞也綯索也全相反絕可怪若以索讀本字綯訓索字則爲索索若依綯本訓絞今索又訓絞則爲絞絞通乎不通（孟子集註又曰綯絞也何不檢至此）

又曰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
連上章合本章混而爲一謬解見上又曰故
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尤
謬于茅索綯豈爲治屋用治屋用索何爲
鄭氏于于茅索陶曰以待時用不言其何
所用孔氏曰爲蠶用恐亦臆說總未有
以爲治屋用也註疏竟不睹亦奇愚按于
茅索綯亦非一事茅非可爲索也茅或爲
蠶用古人藉物多用茅索則不知其何用
也○八章朋酒毛傳曰兩樽曰朋以鄉飲酒
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間有玄酒是用兩樽
也按殷世質朴不知已有此禮否而邠民
尤處田野亦未必備設兩樽其云朋酒當
是朋儕爲酒乃歲時伏臘田家作苦之意
耳躋彼以下另是一事其云稱彼兕觥與
朋酒句明不相涉公堂毛傳謂學校近是
蓋殷曰序豳公國中亦必有之農人躋堂
稱觥以慶君上非必至豳公之堂也
此篇首章言衣食之原前段言衣後段言
食二章至五章終前段言衣之意六章至

八章終後段言食之意人皆知之矣獨是
每章中凡爲正筆閒筆人未必細檢而知
之也大抵古人爲文正筆處少閒筆處多
蓋以正筆不易討好討好全在閒筆處亦
猶擊鼓者注意于旁聲作繪者留心于畫
角也古唯史記得此意所以傳于千古此
首章言衣食之原所謂正筆也二章至五
章言衣中唯載玄載黃我朱孔陽二句爲
正筆餘俱閒筆二章從春日鳥鳴寫女之
採桑自執懿筐起以至忽地心傷描摹此
女盡態極妍後世咏採桑女作閨情詩無
以復加使讀者竟忘其爲言衣食爲王業
之本正意也三章曰條桑曰遠揚曰女桑
寫大小之桑並採無遺與上章始求柔桑
境界又別何其筆妙雖正寫玄黃帛成而
曰爲公子裳仍應上公子閒情別趣溢于
紙上而章法亦復渾然八月載績一句言
麻古絲麻並重也此又爲補筆四章則由
衣裳以及裘又由裘以及田獵閒而又閒
遠而益遠五章終之以改歲入室與衣若

相關若不相關自五月至十月寫以漸寒之意筆端尤爲超絕妙在只言物使人自可知人物由在野而至入室人亦如此也

兩八字正相照應六章至八章言食中唯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四句爲正筆餘俱閒筆六章分寫老壯食物凡菜豆瓜果以及釀酒取薪靡不瑣細詳述機趣橫生然須知皆是佐食之物非食之正品也故爲閒筆七章稼同以後併及公私作勞仍點播百穀三字以應

正旨八章併及藏冰之事與食若不相關若相關而終之以田家歡樂尊君親上曰角津津然使人如見豳民忠厚之意至今猶未泯也

鳥語蟲鳴草榮木實似月令婦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風俗書流火寒風似五行志養老慈幼蹐堂稱觴似庠序禮田官染職狩獵藏冰祭獻執功似國家典制書其中又有似採桑圖田家樂圖食譜穀譜酒經一詩之中無不具備洵天下之至文也

御纂詩義折中聖人觀物以宜民一夫授五畝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畢出如在野而動股振羽也冬令民畢入如在宇在戶而入牀下也豳民習此久矣云云自是此章確解前此說詩者似亦見及而未能如此詳明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本韻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本韻斯下同○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本○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畜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本○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本韻

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諸公按于後之辭是既誅管蔡而作恐成王猶疑其殺二叔故作詩貽之王亦未敢諸公迨風雷之變乃親迎公歸或必從鄭氏解書之義以辟爲避以居東爲居國之東因主此詩爲未誅管蔡之前作曰以鴟鴞爲武庚庚既已誅豈猶慮其毀王室耶不知此乃指前日而言且誅管蔡後殷人尚未靖也安得不慮其毀王室乎又曰使此詩作于殷人畔後則所云未雨綢繆者謂何不知此謂武庚雖誅殷民不靖正當爨爲計耳上雖以毀室屬鴟鴞言此又言下民則旨益露矣又曰既誅管蔡而成王尚未知周公之意則王心之蔽深矣夫書不云王亦未敢諸公乎且如彼說其尤說不去者在既取我子一句子自指管蔡今以指成王爲之說曰洛誥朕復子明辟可證此是已然取字終作何解乎或以子爲民益謬

一章恩斯勤斯二句承上子而言本意重在室故下復言子二句下章則單言室矣古

人文自是如此集傳爲補之曰況又毀我
室乎不必○二章集傳曰誰敢有侮予者大
失或字語氣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起二句不用韻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枚本韻蜎蜎者蠋賦中興本韻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
下本韻也下同○賦○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
蠨蛸在戶本韻町畽鹿場熠燿宵行本韻亦可畏
也伊可懷本韻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
自東零雨其濛賦中興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
窒我征聿至本韻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
見于今三年本韻○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
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
歸皇駁其馬本韻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本韻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本韻

小序謂周公東征大序謂士大夫美之作
是詩皆是或謂周公作未然大序謂一章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之望女也猶是謂四章爲男女之得及時則非矣蓋不知詩意之妙也說見下

一章勿士行枚當如鄭解謂不必事行陳銜枚○二章熠燿螢也宵行夜行也人人知之集傳因下熠燿其羽遂疑熠燿非蟲而以宵行當之既以蟲名爲辭語而又自造一蟲名甚奇楊用修已極駁之謂下熠燿其羽言倉庚猶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羽用字法也既言可畏何以又言可懷蓋畏者懷其舊居也○三章以鸛鳴于垤興婦嘆于室猶首章以蠋興獨宿之意垤土之隆起蓋小丘也左傳曰斂及于垤皇謂寢門闕也又曰葬于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壘土爲之皆曰垤方言曰楚鄧以南蟻土謂之垤則西北不爾可知毛傳謂蟻塚夫蟻塚其大幾何而鸛可鳴其上耶又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亦鑿詩已言零雨矣豈特將雨乎集傳又附會爲將陰雨蟻出垤而鸛就食之尤可笑幾曾見鸛食蟻來鄭氏謂鸛將陰雨則鳴亦鑿

謬總之皆不離高叟之見耳○四章倉庚于飛二句興下之子于歸鄭氏謂嫁取之候謬且果蓏結實瓜苦在薪乃秋時景忽又入春乎此章言其歸之樂也解者謂軍中有新娶者意味索然鄭氏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其意稍近但其解如之何曰不知其何如竟不成語令人發嘔彼不知如之何者乃是勝于新之辭也古今人情一也作詩者亦猶人情耳俗云新娶不如

遠歸即此意若詩不合人情亦何貴有詩哉舊如之何杜詩已爲注腳矣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末章貽蕩之極直是出人意表後人作從軍詩必描畫閨情全祖之不深察乎此泛然依人謂三百篇爲詩之祖奚當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本韻○比而賦也下同○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本韻○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遵哀我人斯亦孔之休本韻

四國四國見下解之民美周公之詩中有哀此四國見下解之民美周公之詩中有哀我人斯句明是民矣大序謂周大夫非也集傳謂軍士作者以軍士苔周公前篇尤武斷其以爲軍士作者以有我斧我斨等字也然非此解見下

每章首二句是比以斧比周公以斨錡銶比成王猶云既危我周公矣又將危及我成王也鄭氏曰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得之自歐陽氏誤以斧斨爲殺伐之用集傳從之嚴氏已不信謂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言斧斨錡銶者斧與斨並言乃商人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皆非兵器是已按下篇云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尤可證然其謂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故用斧斨則迂矣況非此解乎四國商與管蔡霍也毛氏謂管蔡商奄非也其時奄已封魯矣集傳謂四方之國何玄子

曰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非泛指四方明矣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本韻也）○比○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本韻而賦也）○比

周人喜周公還歸之詩

齊風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與此同蓋必當時習語故首章全用爲比下章又單承伐柯爲比謂伐

柯者以斧則其則不遠矣今我覯此之子則籩豆有踐矣之子指周公也籩豆有踐言周公歸其待之之禮如此也通篇正旨在此二句舊解太支離集傳分首章爲欲見周公之難次章爲得見周公之易亦臆解且以末二句皆爲比體承上取妻而言按下篇我覯之子明指周公則此當不異而籩豆有踐亦不以同牢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本韻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本韻○興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本韻○興也○是
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本韻
兮賦也

大序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其說甚支
離鄭氏以鴻飛二章爲周人曉東都人之
詞于末章又言東都人以公西歸而心悲
前後不貫嚴氏以鴻飛二章爲西人謂東
人末章爲東人答西人亦鑿集傳以爲皆
東人作是已但以首章爲周公居東之時
東人喜得見之又未然下章皆然公歸周
公居東已二年豈方喜得見卽便歸乎蓋
此詩東人以周公將西歸留之不得心悲
而作首章以九罭鱒魴爲興追憶其始見
也二章三章以鴻遵渚陸爲興見公歸將
不復矣暫時信處信宿于女耳女者指公
于我公以我爲女也末章乃道其情焉
解此詩者最多執滯于九罭貳以爲小網
或以爲大網于袞衣繡裳以爲迎歸之服
于遵渚遵陸或以爲鴻不宜在渚陸或以

爲鴻當在渚不當在陸于女字或以爲東人指西人或以爲西人指東人皆非集傳只取大意得之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意○本韻○比而賦也下同）○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本韻）

此美周公之詩

此反比也几几正跋疐之反章法奇變

狼之跋胡疐尾也毛傳以爲有胡殊混嚴

氏以爲落穽或以爲食滿六抵此等處不能詳求亦不必詳求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九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小雅

大小雅之分或主政事或主道德或主聲音唯嚴氏主辭體者近之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

崇慶彭舉校

者爲雅之小離騷出於國風而世以風騷
並稱謂其體之多同也太史公亦曰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
大雅可證咏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雅
小雅之氣象自見矣（其餘言大小雅之何正變非是不錄）
元子辨之曰棫樸旱麓靈臺鳧鷖非雜乎
風者耶何以載於大天保六月車攻吉日
非純乎雅者耶何以載于小愚按此其小
者亦論其大段焉耳

集傳云雅者正也是已然又云正小雅正
大雅若是則正小正雅小雅可通乎故知
正變之說于二雅尤不用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樂）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本韻）
吹笙鼓簧承筐（韓）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本韻）
○興也下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
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酒）
嘉賓式燕以敖（本韻）○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
有嘉賓鼓瑟鼓琴（末章合韻樂酒）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
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本韻）

此燕羣臣之詩小序謂燕羣臣嘉賓按嘉賓詩之言也實則嘉賓卽羣臣耳彤弓篇亦云我有嘉賓可證序必以嘉賓連言者以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歌此詩意兼四方之賓及鄉之賓言之不知燕禮鄉飲酒禮作於詩後正謂凡燕賓取此詩而歌之非此詩之爲燕賓而作也彤弓篇之嘉賓豈亦兼凡賓而言乎序界于兩歧實贅然猶可也集傳則專謂燕賓客而作益非矣總之說詩不可据禮集傳每蹈此病

一章周行大路也毛傳訓至道集傳訓大道皆非此與大東行彼周行之周行同猶云指我途路耳○二章視鄭氏謂古示字按上有示字不應又作視葢視民猶民視謂小民視之不敢習爲偸薄之行而君子則是則是倣也

首章言作樂與遺幣二章言飲酒三章又合作樂飲酒而言之故首章言二事則用德音孔人之好我二句二章言一事則用德音孔昭三句三章則更無他句看他作法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一章、莞本韻也）○○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本賦也）○○翩翩者雖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本興也）○○翩翩者雖載飛載止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本興也）○○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本賦也）○

此使臣自咏之詩王者採之後或因以爲勞使臣之詩焉故左襄四年穆叔曰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小序但据左傳謂勞使臣之來後之解詩者因作君採其情而代之言試將此詩平心讀去作使臣自咏極順作代使臣咏極不順解詩何不取順而偏取逆乎若夫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歌此詩及下皇皇者華則第因鹿鳴而及之耳此詩作于使臣源也勞使臣流也燕禮飲酒禮歌之流而又流也

首章我心傷悲所以啟下三章三不遑之意末章道所以作歌之意章法井然

二章啟作也處息也言作息皆匆遽不得暇也下采薇篇不遑啟居同舊解以啟作跪甚迂○三章將奉也持也奉持之意○五章獨言將母集傳謂因上章之文然不止此實有義在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上句並言父母下句單言母即此意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總上文意本思也）○興

諏本韻○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本韻○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本韻也下同○賦○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本韻○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本韻

小序謂君遣使臣是

諏謀度詢春秋內外傳所解亦有異同不必盡從然以爲無別則又不然大抵諏爲聚議之意謀爲計畫之意度爲酌量之意詢爲究問之意則有然耳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起下四章義本韻）

○興○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
求本韻矣也○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
況也永歎本韻而比也○興○兄弟鬩于牆外禦其
務左國俱作侮從之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務叶韻餘
謂戎疑當作戎戎亦禦也以協○喪亂既平
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本韻○儐爾邊
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本韻○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本韻○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本韻
小序謂燕兄弟大序謂閔管蔡之失道蓋

本左國爲說也然不言何人作鄭氏誤解
傳以爲周公時召公作非也左傳周襄王
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
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周之有懿德
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
也猶懼有所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國語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兄弟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按國語謂周公之詩左傳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又曰猶懼有所侮雖無明文亦是謂周公作也又韋昭云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歷九王矣周公作常棣之篇以閔管蔡而親兄弟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缺親親禮廢宴兄弟

之樂絕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于成周復作常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爲穆公所作失之矣按韋說尤明然鄭本謂召康公非穆公也鄭之以爲康公者以鹿鳴至魚麗爲文武時詩也

集傳于首章謂此燕兄弟之樂歌于次章謂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分兩義說甚失註詩之體蓋于首章切合小序于次章切合大序也不知大小序出于兩人故屬兩義今一人之作豈可如此當併合而

云此周公既誅管蔡而作後因以爲燕兄弟之樂歌如此乃明耳予故謂遵序者莫若集傳不誣也

一章鄂萼同花萼也唐明皇以花萼名樓取此不跗仝花蒂也集傳以鄂爲鄂然本毛傳之謬又云不猶豈不也並謬○二章隰原隰廣野之地不相值則兄弟必哀只說原隰廣野之地不相值則兄弟必求故下脊令亦用原字哀損少意易云哀多益寡謂少其人猶後世詩遍插菜莢少一人也集傳謂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令人

可畏復可笑也且死喪原隰之下各有兄弟字豈可爲蒙上之詞又不達文義矣○三章況況同出車篇況瘁亦是毛傳訓茲按下云烝也烝是實字此不當作虛字集傳謂發語辭益非○四章烝眾也戎兵也言有外侮朋雖眾也無以兵相助矣此兩章主言兄弟不得不屈朋友不必泥○五首章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三章至此章皆反覆明其莫如兄弟之意也三章四章言每有良朋亦不如兄弟此章言喪亂既平而

安寧矣乃雖有兄弟反不如友生何哉蓋
此時兄弟已亡所與周旋者唯友生而已
故爲深痛皆反覆明其莫如兄弟之意上
莫如此不如正相應舊解謂安寧之後乃
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汎罵世情殊無謂
觀喪亂既平之語酷似周公當日情事故
主爲公作○六七又追思兄弟之宜和樂
也上以良朋陪說此又以妻子陪說然有
不全良朋陪說屈之也妻子陪說以見一
家內外之和樂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本韻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本韻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本韻
○興而○此地△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本韻於粲洒掃陳
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
有咎本韻○地下同○興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本韻有酒
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
以○我字作助○字妙

矣飲此湑本韻矣

此燕朋友親戚兄弟之樂歌一章言朋友

也二章言諸父親也諸舅戚也三章言兄

弟也解者唯以朋友爲言非也下二章言

燕饗之事首章不及者反覆言朋友之義

故不暇及以下數章互見也深得前虛後

實之妙篇中曰入簋曰民之失德自是天

子之詩

一章伐木是興鳥鳴是比蓋以鳥鳴比朋友

以伐木興鳥鳴也章法奇變舊解皆以爲

興或以伐木亦作比朋友義皆非鳥以據

喬木而嚶鳴相應爲樂若幽谷則不堪故

以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二句承上起下緯

有妙致神聽二句又接得出人意外作盟

神矢詞解自可○二章下二章惟以伐木

爲興則上三章上鳥鳴之爲比自明此處伐木爲

興亦承上來又不必與下旨有關會也看

詩全要圓通無滯方佳寧適不來微我弗

顧謂寧得不來乎無乃不我肯顧也微我

有咎謂無乃以我有咎也自反之意較前

益深集傳云謂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有不至也迂拙之甚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從集傳引劉氏說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本韻也下同○賦○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本韻妙、○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本韻○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本韻○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本韻○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本韻

此臣致祝于君之詞鄭氏因小序云下報上遂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于王以勞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如此說詩固執已甚季明德曰若此則出于有意而非平時愛君之本心矣況前五詩者所用異時不知爲何時之燕而作耶將先作此詩隨其燕而皆以此答

耶蓋有求其說而不得者矣

篇中多用爾字天爾之先王爾之也忠愛之至故多複辭山阜岡陵無大異又云如南山之壽皆涉複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本韻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本韻○賦也下同）○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本韻）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本韻）我戍未定

靡使歸聘（本韻）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本韻）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本韻）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本韻）○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本韻）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本韻）○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本韻）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本韻）○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全○一遍○後○世○詩二章）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本韻）

此戍役還歸之詩小序謂遣戍役非詩明言曰歸曰歸歲亦莫止今我來思雨雪霏

霏等語皆既歸之詞豈方遣卽已逆料其歸時乎又一月三捷亦言實事非逆料之詞也此不知何王之世大序謂文王文王無伐玁狁事辨說已駁之或謂宣王然與六月又不同時或謂季歷益妄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棘叶韻偏本韻）矣（賦也下仝）○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韻本）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本韻）○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本韻）○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本韻）○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本韻）○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本韻）

小序謂勞還率非此與上篇亦仝爲還歸

之作但二篇似乎同又不同難以臆斷采薇言玁狁此篇亦言之似乎全也采薇不言南仲不言西戎而此篇言之又不同也采薇雨雪霏霏此篇雨雪載塗似乎同也而春日遲遲諸句又不同也故曰不敢臆斷若鄭氏以爲文王詩因文王不爲天子而以天子歸之殷王殊迂季明德及僞傳說皆以爲宣王因常武有南仲太祖一語然正以此語而可知其非宣王也何嘵嘵爲

南仲史匈奴傳云在襄王時又云在懿王時漢書人表有南仲在厲王時匈奴傳又引出車之詩謂宣王命將征伐玁狁則又在宣王時史之矛盾如此若鄭氏謂文王時人止因以鹿鳴至魚麗爲文武時詩故以南仲爲文王時人益不足憑故南仲既不知爲何時人則亦不知此詩爲何王矣據常武爲宣王詩其云南仲太祖則在宣王之上世可知但不必文王耳

二章況與常棣篇況也之況同義集傳曰況

詩經通論

茲也或曰當作怳于常棣篇又曰況發語辭一況字作三解何居○四章簡書天子策命也毛傳謂戒命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召則奔命救之此用左傳而誤也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此第謂當時天子有此簡書其中有同惡相恤之語非隣國之簡書也其後隣國有戒命則亦謂之簡書耳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之杜有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韻本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萋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本韻止興也○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本韻止興也○陟彼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本韻檀車幝幝（想像其之）四牡痯痯征夫不遑本韻也下仝○賦○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本韻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本韻止

此室家思其夫歸之詩小序謂勞還役亦非勞之而代其妻思夫豈不甚迂乎大抵

小序皆謂勞者本于四牡篇左傳謂天子所以勞使臣一語也然則篇篇皆勞乎鄭氏遂附會之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仝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仝日此其義也悉支離之說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于罶魴鱨鯊君子有酒隔句叶旨且多本韻○賦也下同○魚麗于罶魴鱨鰋君子有酒旨且有本韻○物

○描○一○層○此○畫○家○渲○染○法○其多矣維其嘉本韻矣○物其旨矣維其偕本韻矣○物其有矣維其時本韻矣

此王者燕饗臣工之樂歌大序謂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贅說失理前人已辨之集傳謂宴饗通用之樂歌謬彼見燕禮鄉飲酒禮皆用之故云然豈作者預立其程使上下通用乎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本韻○賦也○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衎（本韻也）○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興也○瓠又變）雖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本韻之下同）○翩翩者（用字○淡○妙本韻）與前篇仝意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本韻也下同）興○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本韻）○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本韻）○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本韻）○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本韻）

小序謂樂得賢按序以前篇南有嘉魚爲樂樂與賢此篇爲樂得賢與之與得所差幾何如此說詩不近稚乎集傳謂燕饗通用之樂辨見魚麗

此臣工頌天子之詩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本韻　興也　下同）○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本韻）○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本韻）○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本韻）

此諸侯朝天子天子美之之詞嚴氏謂諸侯答天子湛露形弓之歌恐未然左傳襄二十六年齊侯賦蓼蕭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又昭二十六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弗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觀此則非諸侯答天子明矣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本韻）○興也（下古同）○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本韻）○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本韻）○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

子莫不令儀（本韻）

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不拜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爲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故小序謂天子燕諸侯是鄭氏據二章在宗載考之文遂謂宴同姓諸侯其解在宗載考誤（詳下）左傳統言諸侯不言同姓也且鄭于首章引燕禮宵則雨階及庭門皆設大燭若然此亦同姓乎

二章在宗載考宗宗廟也大雅皇矣亦云既燕于宗若燕禮則在寢儀禮後世之書不可以解詩古朝聘享皆于廟則燕亦在廟也載再也考擊也擊鐘也唐風子有鼓鐘弗鼓弗考再考鐘所謂金奏肆夏也入門容出及燕之時皆用之毛傳以宗子之法解不醉無歸固已疎矣又以宗爲宗室尤非宗室宗子之室也王者亦有宗室乎集傳謂宗室又曰益路寢之屬益可笑路寢聽朝之所也路寢其宗室耶宗

室其路寢耶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本韻之下同）○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本韻）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本韻）之

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曰古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矰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小序謂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一章一朝饗之謂既賜彤弓之日卽饗之同在一朝也毛傳謂一朝猶早朝集傳引呂氏說謂言其速皆非○二章右嚴氏曰助也右與宥侑通皆助也左傳言饗醴命宥註云以幣物助歡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本韻也）○興○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本韻也）○興○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

子錫我百朋本韻興也○○汎汎楊舟載沉載浮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本韻○比而賦也
小序謂樂育材不切集傳謂亦燕飲賓客
之詩篇中無燕飲字面尤不切大抵是人
君喜得見賢之詩其餘則不可以臆斷也
一章既見君子之下句嚴氏謂從來皆承見
君子者言是樂且有儀自言其既樂而且
以儀將之也猶享多儀之儀○三章百朋兩
貝爲朋從來言朋是兩偶之義鄭氏謂五
貝爲朋謬漢食貨志貝有五等其四等皆
兩貝爲朋其一不成貝不爲朋鄭必是誤
以五等爲五貝耳集傳漫不加考從之非
也前人所論如此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
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本韻○賦
也下仝○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
我服本韻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本韻○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
奏膚公本韻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

定王國本韻○獫狁匪茹整居焦穫本韻侵鎬及
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
以先啟行本韻○戎車既安如軽如軒四牡既
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
萬邦爲憲本韻○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
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如○許○大○篇結○得○祫○而○妙）
張仲孝友

小序謂宣王北伐是篇中王于出征乃王
親征鄭氏以于訓曰非也以佐天子言吉
甫佐天子也但此篇則係吉甫有功而歸
燕飲諸友詩人美之而作也若飲至之禮
末章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則是前此已
行之矣

一章常服常旂屬也服屬也言常之屬也毛
傳謂戎服戎服何謂之常服乎鄭氏謂韋
弁服集傳謂戎事之常服並非且以服爲
衣服與下章既成我服亦復矣通章三服
字凡三義○二章我服戎服也觀上云維此
六月其亦夏時之戎服故曰既成與何元
子謂兩服之服與上句不接○六章燕喜天

子燕之而有喜也故言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矣又以來歸自鎬爲日永久于以飲御諸友焉此道吉甫之意私燕曰飲魚鱉膾鯉亦非燕禮所設也矣誰在矣張仲孝友誇其有賢客也毛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此亦臆度安知張仲仕而非隱又安知其仕而在內非外也吁張仲何人附吉甫而傳作者又何人本以餘意作結見其章法之妙而適以傳其人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本韻師干之試方叔率止本韻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鞗革本韻也興○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見上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本韻興也○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見上師干之試方叔率止見上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本韻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本韻興也○蠢爾蠻荊大邦爲讎

○老○壯○字○孟○用○不○覺○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涖止執訊獲醜戎
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玁狁蠻荊來威本韻○
賦也

此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荊詩人美之而作
大槩作于出師之時或謂班師時作非也
篇中振旅只訓軍之入非班師之謂也一
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節制之嚴四章
歸功于大將而謂其北伐之聲靈可以不
戰而來服也
一章魚服沈無回曰此章言車馬不言器械

不當獨言矢服左氏云歸夫人魚軒服虔
注云魚獸名則魚皮可以飾車也○二章服
其命服三命也玉藻云三命赤韍蔥珩本
此○四章元老尊稱之也克壯其猶言其尚
謀不尚力而勇愈壯以起下之執訊獲醜
及蠻荊來威也老字壯字二句中正對映
用來郤隱而無迹令人可思所以爲妙集
傳云言方叔雖老而其謀則壯也何其索
然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本（從、東、出、甫韻）○賦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下章同）言行狩本（韻）○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本（韻）○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韻本）○決拾既依弓矢既調射夫（韻）舄會同有繹本（韻）○決拾既依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如字與上調通韻）○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本（韻）○蕭蕭馬鳴悠（二○語○神○到○）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本（韻）○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結、得、莊、重、）展也大成本（韻）

大序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焉是二章甫草毛傳謂大芟草以爲防則有字無着落非也鄭氏謂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按甫圃仝鄭說是田必芟草爲防故有取于圃田之草也集傳直以甫草爲圃田謬○五章柴今之佳韻調今之蕭韻皆無入聲故爲通韻說文以柴作㦰與首句攸協意以二句調與三句同協也不知東蕭韻不相通故以柴作㦰未然毛鄭訓㦰爲積以爲舉積禽按下章方言獵事此不

應遽言積禽亦非何元子謂卽毛傳大芟草以爲防禍纏旆以爲門之意防限之設必有門故用柴未知然否○七章不驚不可作反說則不盈亦自宜作正說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本韻○賦也下同○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本韻○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本韻○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本韻

此宣王獵于西都之詩舊傳岐陽石鼓爲宣王獵碣或卽此時也詩中漆沮正近岐陽

吉日四章章六句

成都吳虞又陵校